

如果爱情尽是谎言，
为何我们仍无止境地追寻？

愛なんて嘘

回 白石一文——著

邱香凝——译

爱是谎言



四川文艺出版社

爱是谎言

愛なんて嘘

[日] 白石一文 — 著

邱香凝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谎言 / (日) 白石一文著; 邱香凝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11-4782-1

I . ①爱… II . ①白… ②邱… III .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397 号

AI NANTE USO By KAZUFUMI SHIRAIISHI

©2014 KAZUFUMI SHIRAIISH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7-487

AI SHI HUANGYAN

爱是谎言

[日] 白石一文 著 邱香凝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周 轶 李国亮
责任校对 汪 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782-1
定 价 36.80 元

目 录 / contents

思念黑夜的人 / 001

两人的水池 / 067

河底的人 / 099

我的有钱 / 135

伤痕 / 161

星星和小偷 / 197

1

在 TOWN SEVEN¹ 地下一层买完菜，才刚走进荻洼车站，手机就响了。美绪子把鼓胀的塑料袋换到左手，从挂在肩上的包里取出手机。看到屏幕上与田的名字后，随即按下“通话”。

“你现在人在哪儿？”

耳边传来一如往常沉稳的声音。

“荻洼。买东西耽搁了一点时间，才刚要去搭车。”

与田住的公寓在方南町，搭丸之内线就不用换车了。不过，如果在中野坂上换车，只要二十分钟就到了。

“抱歉，今天先取消好吗？”

1 TOWN SEVEN 是位于东京西荻洼的老牌购物商场。——译者注

事出突然，美绪子忍不住“欸”了一声。

“忽然接到一通电话，现在得去见个人。”

“工作吗？”

“也不是。”

与田的口气和平常一样平静淡然。可是，他从来不曾像这样取消约会。

“你要去跟谁见面？”

“从前的朋友，而且不能改到明天。总之先这样吧，晚上我会去你那里一趟。真的很抱歉！”

“那晚餐怎么办？菜都买了，如果你要来我家吃，我就准备起来。”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这半年来，周末美绪子几乎都会去与田家做饭。

“买了看起来很好吃的鲷鱼，我想做个鲷鱼炊饭，可能再炸个什锦蔬菜饼吧。”

“鲷鱼饭和天妇罗吗？听起来真不错。那我会赶紧过去的。”

说完，与田又说了一次“抱歉啦”，便自行挂上了电话。

他也很少像这样先挂断电话。

美绪子转身走回连接车站和 TOWN SEVEN 的地下通道，搭电梯回到一楼。

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分。今天美绪子起了个大早，洗了衣服也打扫了房间。最近就连平日晚上也常在与田家过夜，周六上午是难得可以用来做自己家事的宝贵时段。

早上用司康饼和红茶充当早餐，还没吃一顿正经的饭。

星期六，与田通常都会睡过中午。如果没有计划一起出游，他习惯跳过早餐和午餐，直到下午五点才一边喝啤酒或红酒，一边享受当天唯一的一餐。

两人称这样的星期六为“无所事事的星期六”。

昨晚在新宿吃过晚餐后，美绪子说：“明天无所事事就行了吧？”

“可以啊，反正下周就要去旅行了，这个周末两天都无所事事吧。”与田也赞成她。

手上的塑料袋里装着鱼，也没办法直接改去吉祥寺或新宿逛街购物。

唉，美绪子在心中叹气。

就这么一次，而且只是几个小时而已。然而，一旦失去和与田之间的联系，美绪子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交往正好一年，与其说与田治人已完全成为美绪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如说几乎是她的全部。

虽说男女平等，可这种整个人生都能为对方重新改变的心情，恐怕也只有女人才懂得。

对与田而言，美绪子仍然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从他平时的态度就能明白这一点。

可是，他并不像我这样将对方视为全部——这点美绪子也很明白。

走出 TOWN SEVEN，眼前是青梅街道，美绪子往左边走。

走到环八和青梅街道交叉的大十字路口，右转往阿佐谷方向再走五分钟左右，美绪子住的公寓就到了。

地址是天沼三丁目，荻洼税务署旁一栋小小的单身者专用公寓。

从老家新潟到东京上大学至今，这是第四个住处了。

学生时代住在大学附近的女子学生会馆。进现在这家公司之后，头两年住的是千驮谷的单身宿舍。第三年，为了和当时的结婚对象一起住，第一次跑了好多家不动产公司，最后租了京王线明大前站的房子。距今正好四年，美绪子当时二十五岁。

搬进新家不到三个月，男人就暴露了本性。

美绪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被男人拳打脚踢。

不只如此，从对方第一次使用暴力，到完全跟他断绝关系为止，美绪子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美绪子当然又被拳打脚踢了无数次，对方有时还会拿东西砸她，或是破坏她的私人物品。

回头想想，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逃走呢，她也觉得简直匪夷所思。可是，每当男人对她又踢又揍之后，他总会立刻哭着道歉，抱着她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美绪子怎么也不忍抛弃这样的他。

结果，还是在得知男人有了其他女人后，美绪子才下定决心分手。

从此，美绪子再也无法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识人的眼光与判断力了。

就在打从心底里认为再也不需要男人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人事变动，三年前的春天，美绪子调到了现在工作的宣传部。当时同样从人事主管转任宣传主管的，就是与田治人。

出门时晴朗无云的天空，不知何时变阴了。

连续几天都是热得宛如初夏的好天气，今天更添了一层湿气，闷热得不得了。提着塑料袋走在路上，脖子和额头不断冒汗。

今早的天气预报说，关东地方最快也要下周才会进入梅雨季。不过，前天似乎有个台风开始通过太平洋海面，预报说傍晚可能会下一场雨。这股湿气，也是台风将至的缘故吗？

与田早上出门时，有没有带伞呢？

话说回来，美绪子还在想：那个“从前的朋友”到底是谁呢？

2

“为什么要回去呢？”

美绪子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这么说。与田的话已经使她的脑袋一团混乱，只知道当他从椅子上起身，说出“总之，今晚我先回去了”时，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怒涌上心头。

“不然呢？你又不肯跟我一起回去。”

与田困惑地看着美绪子。面对他那几近从容不迫的淡然语气和表情，美绪子心头那股怒气不知该往哪里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

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可悲。

“你就一直留在我这里不行吗？”

尽管美绪子不打算接受与田坦承的状况，即使如此，现在无论如何还是得阻止他回那间房子。

要是让他回去了，两人的关系一定就完了。

“这怎么行呢，睽违三年，她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总不能丢下她不管吧。再说，她看起来好像非常疲倦，虽然每次都是这样。”

这时，与田做出了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事。他竟然看了手表。

“你现在还无法冷静，这个我能理解。毕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又是这种不合一般常理的事。不过，我是有心把一切都毫不隐瞒地告诉你的，刚才说的没有任何添油加醋的地方，也没有隐瞒任何事。虽然不知道她还会待多久，但我想，最多一两个月她就会离开了。我们只要忍耐到那时候。她这次一走，或许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次也是啊，她都走了三年了，我还以为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呢。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想，我早就跟你说了。”

与田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次：“总之，今晚我先回去了。”

说完，他打开客厅的门，走了出去。

美绪子始终坐在餐桌旁，除了目送他离去之外，没办法做别的事。

想站起来，双脚却使不上力。

听见玄关门打开又轻轻关上的声音。这只是间一室一厅的小房间，无论多小的声响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美绪子抬起不知何时低下的头。

想起与田看手表时那不带感情眼神，仿佛只是有一个工作上的约定。为了甩掉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她望向墙上的时钟——正好十二点。

在仅容两人对坐的小餐桌上，一边放着与田的咖啡杯，另一边是美绪子的。与田的咖啡杯空了，美绪子的咖啡则几乎一口都没喝，此时也已凉了。

啜饮一口凉掉的咖啡。

苦味在口中扩散，脑中浮现出与田说过无数次的那句“冷静点”。

他是今天傍晚六点多来的。

因为他来得比约定的时间早，美绪子还没把晚餐的菜处理好。与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上的棒球赛打发时间。美绪子拿出啤酒，他说“今天不喝”时，她不禁有些诧异。在那之后，晚餐倒是一如往常。若说有什么不同，顶多是平时食量不大的与田，多添了一碗鲷鱼炊饭，多吃了一份天妇罗，如此而已。美绪子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他会说出那件事。

饭后甜点是与田买来的蛋糕卷和咖啡，就在两人都把蛋糕吃完时——

“其实，有件很难开口的事要跟你说。不过，因为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希望你能冷静一点，好好听我说完。”

这就是他的开场白。

是啊，与田一开始就说了“冷静点”。

美绪子把咖啡杯往旁边一推，双肘支在桌上，双手捂住脸。

心想：“怎么办？”

与其说不知道怎么办，不如说搞不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试着回头反刍才发现，与田刚才说的话根本毫无道理，仿佛某种典型的“烂笑话”，叫人难以置信。

与田是这么说的。

好久以前就已离婚的前妻“又回来了”。

想仔细检视谈话的细节，记忆模糊的部分却太多。因为美绪子从最初傻眼到最后，几乎没把他的的话听进脑中。

当然，与田年轻时结过一次婚，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

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结的婚，只维持了一年多就离婚了。当时的与田二十五六岁，已经是超过十五年前的事。

关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婚姻生活的状况、离婚的原因等，美绪子什么都没有问。

并不是因为与田不想说，是美绪子自己不想听。回头追究十五年前的事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是与田本人也好，他住的地方也好，过去那段婚姻并未留下任何痕迹。

只有一次，与田说了一段令美绪子记忆深刻的话。一时之间想不起那是何时，在什么状况下听他说的，但确实留下了鲜明的记忆。

“她的生日在二月，消失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我下班回家时，桌上放着写好的离婚协议书，宣告我的婚姻就此结束。”

与田说，那是结婚一年后发生的事。

“她失踪了吗？”

美绪子当时应该这么问了。

“嗯，算是吧。”

与田点头答道。

“不过，并不是死了哟。”

他轻轻地笑了。

那个失踪了的前妻，据说今天回来了。

不仅如此，与田还说：“这已经是她第六次像这样跑回来了。”

美绪子从餐桌上收回手肘，收起抬高的下巴，缓缓站起身来。

腿总算恢复了一点力气。

碗盘还没洗完。美绪子往料理台前一站，打开水龙头。强劲的水柱冲出水管，打在不锈钢水槽内的盘子、小碟及饭碗上，弄得水花四溅。美绪子赶紧将水量调小，挤了满满一海绵的洗洁精，抓起碗盘，在上面涂满泡泡。

幸好明天是星期天。否则，自己就得怀着这种心情上班，不可避免地被迫看见与田，光想想就觉得背脊发凉。

手泡在水里动着动着，情绪终于慢慢镇定下来。

那真的不是骗人的吗？

超过十五年前离家出走的妻子，此后每隔两三年就会随心所欲地跑回来住，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然后又什么都不说地离开。丈夫也奇怪，每次妻子回来都任由她在家中停留小歇。两人之间已经没有夫妻关系，没有感情，离婚也早已成立。即使如此，这种事至今已经反复发生过五次。

“唉，说起来就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吧。她累了就回来休息，休息够了就又不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过去最长的一次住了三个月，最短的大概是三星期吧。再说，中间每次都间隔了两年或三年啊。你如果愿意的话，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呢？她也很想认识你。只要亲眼看到她，你或许能稍微理解我的意思，你的心情也不会那么纠结了吧。”

与田是这么说的。

跟我一起回家，我就介绍你们认识——是这句话让美绪子完全信了他。可是，说不定这只是某种巧妙的诡计，刚才那番剖白会不会全都是编出来的故事呢？

毕竟，仔细想想，那实在是非常荒谬的事。

哪可能有什么睽违三年又跑回来的前妻啊？与田是不是有其他非和我分手不可的原因？他可是自认也公认有颗聪明优秀的脑袋。他肯定思考了好多天，才编造出这个让我听了马上就对他心灰意懒的故事吧。

美绪子始终记取上一段失败恋爱的教训，下定决心除非遇到打从心底里温柔相待的对象，否则绝对不谈恋爱。这样的她花了整整两年时间，一边保持同部门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一边仔细观察，最后终于决定选择交往的对象，就是与田治人这个男人。

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突然做出背叛自己的事。

一定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原因，让他非得编出这么荒诞无稽的故事不可。比方说，遇上毫无预期的麻烦事，一心为了避免将我卷入其中，所以只好编出这种故事？

回过神时，美绪子洗碗的手停了下来，只有水哗啦哗啦不停地流。

美绪子急忙将碗盘冲干净，关上水龙头。

这个瞬间，激烈的风雨声撞进耳朵。什么时候开始下的雨？

与田能在被雨淋湿前回到公寓吗？

美绪子不假思索地隔着料理台朝墙上的时钟望去。他离开还不到三十分钟。

3

风雨声直到天亮才停歇。

一夜未眠，坐在客厅桌前望着电视发呆，眼看时间溜走。有时她也走到窗边往外看，斜打在窗上的雨始终没停过。

钻进棉被时，已是发白的天光透过窗帘渗进屋子的时刻。侧耳倾听，雨势似乎小了许多。

美绪子躺在床上想，这是第二次产生这种心情了。

突然遭到暴力相向，动手的男人还丢下她离开的那个晚上，也像现在这样一整晚睡不着，直到天亮。

眼泪都哭干了之后，天亮时她竟然发现自己希望男人回来。

三天后他回来了，美绪子什么都没说就接纳了他。

再也不会那种事，那只是一场突然将两人卷入的暴风雨。男人信誓旦旦地说着“今后绝对不会再动手”，如果不去相信他的话，

自己和他都会反被那场噩梦所困——就像这样，她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扭曲现实，并为这愚蠢的过错付出莫大的代价。

直到现在，被男人用椅子砸成骨折的肋骨，一到冬天还是会隐隐作痛。不停忠告自己尽早和男人分手为上的挚友，也依然联系不上。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现在的美绪子已经清楚了。

打定主意对讨厌的事视而不见；至于对人的判断基准，则是只看自己能否接受对方；从来不主动与现实对抗，也不曾强行打开谁的心门，或是抱着试图改变对方的态度去建立关系。正是这样的消极与懦弱，才造成最后总是把决定权交给别人的走钢索人生。

这次绝对不能再这样了。

自己的人生，只能靠自己亲手掌握……

在不断这么对自己喊话之际，困意来袭。

醒过来时，雨声已经停了。

时针指向十一点。虽然才睡不到五个小时，却觉得睡得好熟，心情也振作许多。

走下床，拉开卧室的窗帘，刺眼的阳光一下子照进房子。抬起头，窗外是万里无云的辽阔天空，台风过后的晴日。

美绪子匆匆整理仪容，走到屋外。

走到荻洼车站不用十分钟，搭上十一点四十八分开往池袋的电车，在中野坂上换车，改搭往方南町的电车。

十二点十二分，抵达方南町。

从一号出口出去，沿着环七线走一小段路，左转拐进一条小路。

美绪子已经很习惯这条路径。顺着中学旁弯弯曲曲的坡道走个七八分钟，踏上善福寺河上的小桥，过了桥再走五分钟，就能抵达与田住的公寓“Prestige 方南町”那宽敞气派的入口。

这栋大楼公寓虽然是二十多年前盖的，第一次造访时，豪华的装潢依然深深吸引了美绪子的目光。

原以为与田家境大概相当富裕，后来才知道这是拿公司支付的 DCV 发明红利，加上当年的积蓄，靠自己买下的房子。虽是约莫十二年前的事，但当时的房价仍将近一亿日元。除了十二坪¹半的客厅及餐厅外，另有三个房间，占地足足有一百四十平方米。考虑到房子所处的地段和状况，即使买的是二手房，这间房子仍充分对得起这个价钱。

与田在公司里的地位很特别。

最初，以研究人员身份进入公司的他，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待在横滨的技术中心，从事与影像技术开发相关的研究工作。进公司第三年，他二十八岁的时候，和另一个工程师共同开发了可搭载于液晶电视的划时代影像处理技术，也就是 DCV (Digital Clear Vision)。

现在，全世界的高清电视都搭载了这种 DCV 技术，专利金也为公司带来庞大的收益。

与田他们获得名为职务专利奖励金的红利奖金，金额高得甚至令人怀疑是否合法。然而，只要想想 DCV 技术层面的价值，也

1 日本传统面积单位，1坪 \approx 3.3平方米。